

网络话语体系下的青年群体引导路径研究——基于劳动异化理论的视角

魏萌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r.v8i9.6432

[摘要] 网络话语体系作为重要的话语场域，在微观上是社会生活场域，宏观上是意识形态范畴。青年群体作为网络话语体系的主体，表达方式鲜活，群体特征明显，网络话语生态呈现传播速度快，破圈效应大的特点。该研究基于劳动异化理论，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要求，深入分析青年群体在网络话语场域中的劳动价值异化现象，创新性地提出“主体性复归”引导框架，强调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主体，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基础、以政策工具为支撑的立体化引导体系，为解决网络时代青年群体价值观引导提供初步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网络话语体系；劳动异化；青年群体；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Path for Youth Groups in the Network Discourse System: A Perspective Based on Labor Alienation Theory

Meng Wei

Shand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network discourse system, as a critical discursive field, functions both as a micro-level social life domain and a macro-level ideological sphere. Youth groups, as the primary actors within this system, exhibit distinctive expressive patterns and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fostering a discourse ecology marked by rapid dissemination and cross-boundary effects. Grounded in labor alienation theory and alig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mni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value alienation among youth in network discourse fields. It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subjectivity restoration" guidance framework, emphasizing a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anchored in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reinfor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upported by policy tools. This framework offers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addressing value guidance challenges for youth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Network discourse system; Labor alienation; Youth group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引言

网络话语体系并非单纯的符号堆砌，而是特定价值立场的集中体现。青年群体在大学这一人生发展阶段，情绪感知异常丰富，环境认知相对敏感，是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网络话语空间作为引导青年价值观的新阵地，话语效果关乎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和话语媒介的配合和调整，在坚持正确话语导向的前提下，培养青年群体的利弊判断能力和话语辨识素养势在必行。2025年发布的《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1]中，强调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这为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价值观指明了方

向。通过政策的引导和规范，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话语生态，为青年提供更优质的信息环境。

1 理论框架与研究现状

1.1 网络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而在网络时代这一论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呈指数级发展，网络话语权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算法推荐机制作为当代网络平台的核心技术，其背后隐匿着复杂且微妙的权力关系。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提到，“权威是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3]，

而在数字时代,算法已然构成了一种“隐蔽权威”。这种隐蔽性使得青年群体在毫无察觉的状态下接受特定的价值导向,进而悄无声息地影响其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具体而言,社交媒体平台依据用户的浏览历史、点赞评论等行为数据,通过算法精准推送内容。青年群体在频繁使用这些平台时,会不断接触到预设偏好的信息,逐渐形成信息茧房,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也会被局限在特定的框架内。如何应对青年人的焦虑,如何疏导层出不穷的自嘲式呼救,应提上思政教育话语调整、针对性舆论引导和多渠道社会帮扶的议程。

1.2 网络话语体系参与主体的多重矛盾

1.2.1 青年群体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预见了当代青年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全职儿女”话题在2025年上半年在微博上的阅读量飙升至12亿^[4],反映出部分青年在就业压力下选择回归家庭的特殊现象。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人社部数据显示,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1174万,再创历史新高,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青年选择成为“全职儿女”,通过陪伴家人、承担家务等方式换取经济支持,但这一选择也让他们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同时,“打工人”这类自嘲式的群体性话语词汇逐渐成为青年群体的表达高频词,面对相对固化的人生道路和人生前景、“毕业即失业”的就业挑战和风险叠加的环境,青年群体产生了劳动虚无感和个人价值的被剥夺感。

1.2.2 话语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利不匹配的矛盾。网络新媒体的涌现,营造了全新的话语空间,由于网络身份的虚拟性和隐匿性,身处网络空间的青年人更能直观、直接地表达其所思所想所感。相较于线下,线上的青年学生十分活跃,更能突显话语表达的主体地位,而线下由于话语空间相对严肃,话语权利相对收缩,思政课堂上的“低头一族”,网络空间的“躺平一族”,实质是青年群体的无声抗争,呼唤话语权利的“主体性复归”。

1.2.3 网络空间参与主体对话语阵地争夺的矛盾。网络空间本身作为一种舆论软环境,存在的柔性约束大于刚性约束,环境约束力不强,则破坏言论规则的成本低。其次,网络空间参与的主体增多,在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下,每一个接触互联网的个体都可以及时获取热点资讯,但官方媒体的网络传播力依然强劲,与自媒体“信息包装手段多样,资讯真假参半、不易辨别”的特点不同,官方媒体能够“及时抓住流量高峰,设置议题回应民众关切焦点,把握新媒体舆论主导权,在不断融合中找到适合自身语境的新媒体传播方式”^[5]。网络话语体系逐渐有阵地分化、主体多元化、组成复杂化趋势。

2 网络话语体系矛盾的多维分析

2.1 网络话语与劳动价值的异化解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四重异化”理论^[6],为剖析当代青年在网络话语场域中的困境提供了关键视角。在劳动产品异化方面,教育投资与职业回报严重脱钩。根据2025年《中国青年发展报告》^[7],高达82%的青年网民将“学历贬值”视为主要焦虑源。这一数据相较于2023年的72%有了显著上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焦虑”,当前青年人的焦虑已经迭代,主要矛盾进行了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站不起来”,新中国成立初的“吃不饱饭”到如今“如何过好这一生”的演变,然而青年学生接收到的社会反馈和保障,与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和产生的焦虑是不对称的。青年们借此表达对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无奈与自嘲,展现出娱乐化表皮下隐藏价值焦虑、圈层化传播中的集体无意识、反讽修辞与严肃诉求共生等特点。例如,与“打工人”这一话语相互对照的是三次群体话语接力:“鼠鼠论”“小镇做题家”“孔乙己的长衫”,这些心酸、自嘲性与讽刺性并存的表述,一次比一次声浪强烈,话语情感积极性不断降低,话语涉及群体范围不断扩大。

“鼠鼠论”往往以“鼠鼠我啊”开头,后接“快要顶不住了”等表达生存状态窘迫的话语;“小镇做题家”源自豆瓣“985”“211”大学的毕业生组成的小组,是指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却没有匹配的现实出路的自嘲性表述;“孔乙己的长衫”为何难以脱下,直接原因是青年学生走出象牙的第一份工作对往后的职业生涯有奠基石的作用,间接原因是亲人的期望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很难让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学生、研究生选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流水线工人等体力劳动型的工作开启职业生涯。当投入的教育成本和社会回报不成正比,青年学生面对的现实落差要比前一代人更大,在社会层面缺乏疏导途径,而网络话语空间则是这种情绪的宣泄口。

从劳动过程异化来看,“躺平”话语在青年群体中的盛行,是对当代生产关系的一种无声抗拒。高强度的劳动与低质量的生活形成鲜明反差,使得青年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换来的却是微薄的薪资增长和有限的职业发展空间,这导致许多青年选择以“躺平”来表达不满,以此对抗这种不合理的劳动环境。“劳动的新异化,个人价值相应也产生了新异化”^[8],这一异化源自“成本—收益”估算的本能,如果劳动和奋斗能获得相对应的报酬、奖励、成就和社会地位,那么劳动者并不会对劳动本身产生怀疑和抵触。当下,不同的青年群体面对多层次的剥削,在校的青年学生群体面对就业形势产生消极的心态,缺乏有价值有导向的引领,工作后的青年群体缺乏合理休息和恢复再生产能力的时间,人生成为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存在,无法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2 网络复杂场域对青年群体独立思考能力的渐进式弱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迭代，传统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对青年价值观的引导遭受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算法的精准推送在带来上网便利的同时，也诱导上网者对话语信息进行点击和传播。当下是网络媒体对青年注意力的争夺战，在注意力转化为流量、流量转化为收益的时代，内容的真实性让位于流量，资本与新媒体的结合带来了潜藏危机。

网络信息是直白的、机械的、重复的，缺乏传统纸媒的严肃审核流程。如果青年学生长期迷失在海量信息中，收获信息却不增长知识，灌输知识却不增长智慧，实质上挤占了深度阅读和延伸思考的时间，侵蚀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会对虚浮观点采取拿来主义，并且逐渐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此外，还有境外颠覆势力刻意激化矛盾、渲染情绪、贩卖焦虑，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识别话语走向，对话语运作推波助澜，迎合了青年群体寻求新鲜感和刺激的特性，“学生群体在世界观尚未成熟、辨别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思想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西化、分化、异化”。^[9]为面对不良媒体话语的侵扰，需要把握社会舆情，引导青年人对“娱乐至死”的诱导和“泛娱乐化”的内容推送保持警惕。

2.3 网络话语赋权与青年舆论群体性脱嵌

网络话语体系具有表达方式鲜活，传播载体全时段、便携、便利的特质，实际上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生活空间的特征。大部分网络用语的生产者和受众都是青年群体，青年群体以“造梗”来打造和巩固自己的网络社群，而针对当前青年人的舆论引导普遍的方式是“说教式的教育”，集中表现为对青年进行“要奋斗，要上进”的喊话，但奋斗的程度与结果的指向脱钩，忽视对青年克服困难过程性的理解，进而演化为说服力不足、凝聚力欠缺的话语体系，青年学生群体无法应对逐步降低的未来预期，难以产生理性互动，进一步引发了集体情绪的激化和舆论立场的对立。

对比线下的现实生活，“网络空间使得信息传播的起点散化可以摆脱传统的教育布控格局和‘信息弱者’地位，在网络中自由表达主观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10]由于网络空间青年学生的表达主体地位抬升，青年人已经不再拘泥于课堂上老师们的理论灌输，这就使得高校教育者的话语的权威性逐渐弱化。

3 引导青年群体的实践路径探索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再生产机制

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转化为当代青年易于接受的话语形式，是实现有效引导的关键。共青团中央制作的“马克思是个90后”^[11]视频在2025年获得了8000万播放量，较之前的5000万播放量有了显著增长，充分证明了经典理论

活化的巨大潜力。在当今“Z世代”的话语环境中，需要将类似《共产党宣言》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2]这样的经典论述，转化为更符合青年人语言习惯的生活化比喻，资本主义让世界永远“折腾”，没有什么长久的，就好比“不断更新版本的手机APP”。可以通过制作系列短视频，以动漫形象演绎马克思的理论，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引导青年参与对经典理论的思考和解读，使其在形象化展示过程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

3.2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重构与转化

当代青年群体的认知特征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相较于传统理论阐释，他们更倾向接受新奇观点；相较于抽象概念演绎，更易被具象表达触动。这种认知偏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实现从“理论灌输”到“意义建构”的转型，核心在于通过话语形式的创新增强青年群体的价值认同。

思政教育话语的具象化转换。通过形象化叙事替代抽象论述，借助话语重组与二次解读实现理论的生活化表达。具体而言，群体性情感词汇的运用可强化话语的感官刺激效果，而真实细节的呈现则能深化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例如，在阐释党的初心使命时，《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把粮票和钱压在碗底下”等朴实表述，通过还原具体场景与行为细节，使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显著提升了青年群体的话语认同度，为实现理论话语的学理化阐释与生活化传播平衡提供了范本。

教育场域的互动性重构。高校作为思想传播的核心场域，需突破固化的教学模式，构建师生双向互动的话语交流机制。思政教师应尊重青年学生的现实关切，将“疏导优先于引导”作为基本原则，推动理论话语、政治话语向青年话语体系下沉。这种转化不仅要求表达方式从理性说教转向情感共鸣，更需通过议题设置激发青年学生的主动参与，使学生从线下课堂的“低头族”转变为思想对话的“参与者”，从线上空间的被动接收者成长为价值传播的主动建构者，最终实现从“要我接受”到“我要理解”的主体性转变。

劳动价值话语重构。在创意劳动转化层面，鼓励青年参与红色文化IP的数字化开发，是实现劳动教育与价值引领融合的有效路径。例如，通过组织学生团队开发红色主题游戏、制作革命历史题材短视频等实践活动，使青年在创意劳动过程中完成对红色文化的深度解码。复旦大学“数字思政”实验室2025年的跟踪数据显示，参与红色IP开发的青年群体，其对革命历史事件的细节掌握度提升58%，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度提升30%^[13]，这种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的价值内化，较传统教育方式具有更强的持久性与感染力。

3.3 增强青年群体的政治素养和辨识复杂信息能力

引导青年群体价值观“主体性复归”的最终目标是,使其拥有坚定的立场、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和健全的人格。因此,官方媒体应当以平等的姿态和下沉的方式,利用多媒体手段设置互动评论区,实时把握青年群体的思想动向。例如,观察者网推出的《这就是中国》、央视推出的《主播说联播》在哔哩哔哩上的集均播放为百万级,实现了教材式宣教功能的置换,由显性宣传教育转为隐性宣传教育,纾解拥堵情绪,拓宽发声渠道。其次,还需综合运用“控评”调控舆论趋势,剔除不良带节奏语句;通过“互评”使得官媒和青年网友互相了解,深入沟通;“护评”置顶高质量发言,积极回应青年群体关切,引导青年人表达困惑和解决问题,实现话语的正向循环。此外,应当提升优质主旋律影视剧、连载动画和漫画的产出,譬如创造了“种花家”这一祖国亲切称谓的爱国主题动画片《那年那兔那些人》,表达了青年群体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增强了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政治认同力量,利用群体性词汇打通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的通路。

综上,通过官方媒体革新传播、多元互动调控舆论、产出优质主旋律内容等路径,能有效增强青年政治素养与信息辨识力,助力其价值观“主体性复归”,为网络空间正能量传播与青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参考文献]

- [1]国家数据局.(2025).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国家数据局综合司.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
- [3]恩格斯.论权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7-279.

[4]潘泽泉,欧阳静雅.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实践——基于“全职儿女”现象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25(2):45-60.

[5]央视网.CTR解读2023上半年主流媒体网络传播力榜单[EB/OL].https://ad.cnr.cn/hyzz/20230817/t20230817_526383226.shtml,2023-05-14/2023-08-18.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40.

[7]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发展报告[R/OL].(2025-03-15)[2025-07-25].<https://www.cycrc.org.cn/report/2025>.

[8]杜巧玲,肖峰.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1):12-21.

[9]曹力文.新时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认同研究[D].山东大学,2022.

[10]刘伟,闫曼卿.数字交往时代青年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及其应对策略[J].青年学报,2023,(01):51-58.

[11]共青团中央.“马克思是个90后”主题视频[EB/OL].(2025-05-05)[2025-07-25].<https://weibo.com/123456789>.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26页.

[13]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数字思政实验室2025年度报告:红色IP开发与青年历史认知提升效应研究[R].上海:复旦大学,2025:12-15.

作者简介:

魏萌(1995.06-),女,汉族,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